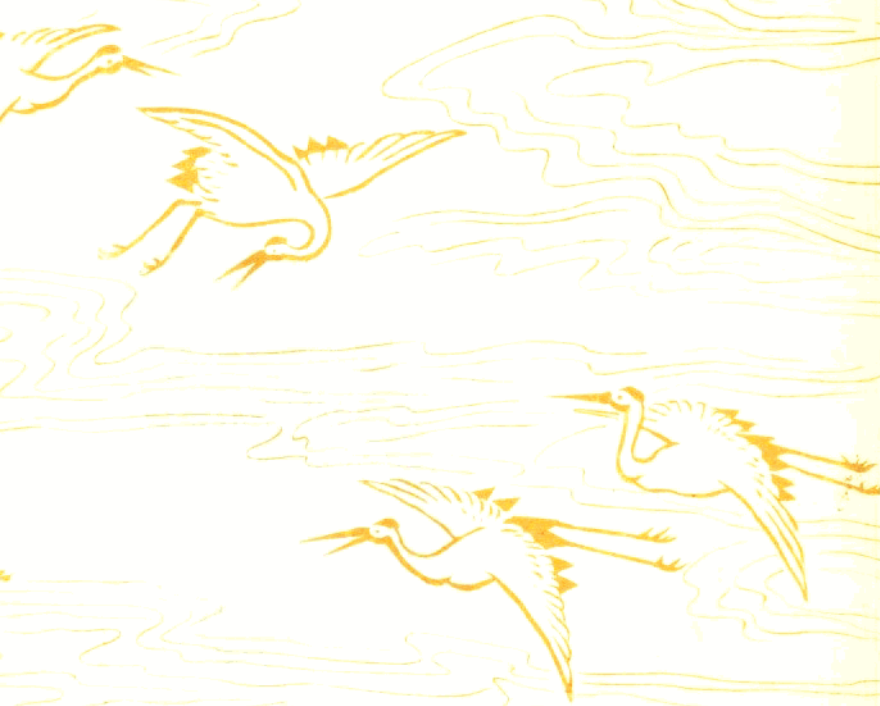


祖国的怀抱

崔 德 新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亲切地接见崔德新先生。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与崔德新先生合影留念。

目 录

代 序	1
一 我所选择的怀抱	3
迂回徘徊六十五年	3
糊涂的祖国观	9
祖国——金日成主席的怀抱	13
公民的荣誉	16
二 我获得了新的生命	19
称呼“同志”	19
不成眠之夜	23
寿 筵	26
“我获得了再生的生命”	28
三 枯木开花	31
被选为议员	31
民意的真正价值	36
光荣之日	40
四 二十世纪的神话	44
拯救了民族的传奇式英雄	44

凯 旋 门	48
白宫的失算	54
大军事战略之秘诀	61
新历史的开端	68
五 治世大本	72
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精华	72
对人的最大的热爱	77
六 民族自主的气象	82
主体的信条	82
自力更生的力量	86
引人注目的自主民族	92
七 创造的化身	96
从无到有	96
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102
“千里马”的新传说	106
百花盛开	111
八 道义政治	117
献身服务的伦理	117
恩泽无穷	122
诲人不倦	126
现场指导的实质	130
人人都是善男善女	135

九	国民福祉的花园	139
	六大条件得以解决	139
	全面发展的社会	144
	武陵桃源	147
	“无所羡慕的富翁”	151
	返老还童	155
	我的祖国万岁!	159
十	永世难忘的恩德	163
	永 生	163
	爱国烈士陵园	169
	啊，那恩情	173
	“为什么现在才来”	177
	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实	181
	德望越过国境	183
十一	竭诚拥护	188
	赤胆忠心	188
	纯真情义之融合	191
	关于泪水的故事	195
	“是”	199
	老牧师的祷告	201
十二	主体的阳光	206
	时代的灯火	206

代 序

我来到共和国定居，已经两年了。在我七十余年的生涯中，两年可以说是一个短暂的时间。

但对我本人来说，这不是迟暮之年的单纯的延续，而是站到了与过去迥然不同的人生的新的起点，因此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古人说，“不登高山，不知天高，不临深池，不知地厚”，现在我就象站在高山顶上，感到心旷神怡。

我在摆脱南方社会的耻辱生活，亡命海外时，曾几次访问北方。在这过程中，我认识到了共和国就是自主民族的象征，是人类理想中的地上天国。当我亲眼目睹这种现实时，其感受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比，也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很想即刻摆脱旅居异乡的愁闷和苦恼，回到理想之邦，安适地度过晚年。

可是，那时我想，对本人来说，那只是一种奢望。首先，我不能不回顾令人惭愧的过去，这种心灵里的阴影总是遮在眼前，无法驱除。

我对共和国北半部的认识，当然也不能超出局外人的眼界，有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我现在已完全脱掉了坎坷生涯给我披上的丑恶的衣衫，投入了充满新的生活气息的共和国的伟大怀抱。

这个怀抱是我付出那么多的岁月苦苦寻求的伟大的同胞的怀抱、真正的祖国的怀抱、敬爱的金日成主席的怀抱。

因为有了这一温暖的怀抱，我能够在迟暮之年享有了万贯财宝也换不来的高尚的新生活，而且得到了在主体思想的光芒照耀下开创的新的民族历史的庄严的进军中与人共呼吸的荣誉。

有道是枯木开花，而在我却有着更其重大的意义，我有了新的社会政治生命。

当然，我对自己现在所在的温暖怀抱究竟有多深、多高、多大，也就是对它的全貌了解得还不够深透。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怀着和同胞们一道站在光辉的祖国大地上的自豪感，向人们高呼：我能够以新的眼光观察世界，展望人类光明的未来的地方，正是我现在所在的金日成主席的怀抱。

真的，金日成主席就是天道教所说的天帝。他是从美、日两个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拯救了国家和同胞的民族太阳，是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力量、智慧和爱的全知全能的现世的天帝。

望不到边，走不到头的正是天字的怀抱，笔墨、言语实难尽述，它是多么伟大。

象我这么一个有着不清不白的历史的人，加之文笔浅薄，却要为此提笔，实感冒昧。

但我想，忠义有欠不论罪，虽然修养不到家，还是要提起拙笔，按照东学天道教的法式，清水洗净身心，尽忠义之节，向恩惠的金日成主席合掌礼拜，表示一片丹心，坚守作他光荣臣子的荣誉，但愿笑纳衷情。

这篇草草文章，也可以看作是我本人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至今的人生总结，恳请宽容以待。

1988年 著者

一 我所选择的怀抱

迂回徘徊六十五年

常言说：“错走一步，就要过九道险关。”我切身体验了这句话的真意。

然而，即使在过了九道险关后，能找到正确的道路，那也该算是天大的幸运。这种幸运就象久久徘徊于荒芜的沙漠中的人遇上了绿洲一样难得，因而更感到无比珍贵。

我为了找到真正的祖国，迂回徘徊六十五年之久，不要说九道险关，恐怕我所走的苦行的弯路已超过九十九道。

可是，我现在竟来到从前只能在心中憧憬的地上天国一般的祖国，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我的生涯中最后一次掌起了舵。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多么大的光荣啊！

历尽苦难后，得到的幸福越觉可贵，那过去了的生活和教训越难忘却。这不是痛切的忏悔，而是为了使得到幸福余生的自身奋发。

我在拙著《民族和我》、《在南韩三十年》里，对我个人不光彩的过去已做了叙述，因此，在这里主要地回顾过去没有提到的事情：为什么我在地球表面辗转徘徊了这么长久的时间？应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过去了的六十五年岁月，用一句话来说，是充满艰难曲



崔德新先生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投入祖国怀抱。

折的岁月，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21年，我在八岁的时候，离开故土去父亲所在的北京，到1945年八·一五祖国光复的二十五年期间；第二阶段：自八·一五光复到1976年2月，在南朝鲜挣扎的三十年期间；第三阶段：自1976年到1986年在海外度过的十年亡命生活期间。

我父亲在发生三·一运动后不久的1921年，曾因参加了“独立万岁事件”而在义州监狱坐牢，刚出狱就亡命中国，在北京作为“上海临时政府”的天道教代表执行同国内的联络任务，并在亡命的侨胞当中进行传教活动。

因此，我是和母亲一道住在外祖母家，在那里度过童年的。但尽管这样，日子过得并不太平。

有些事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外号叫“猪猡”的日本警察闯进外祖母家，要把母亲抓去。母亲吓得面如土色，外祖父竭力与日本警察抗争。他们要抓母亲的理由是：在北京的父亲给母亲捎来了一双中国布鞋，不料藏在鞋底的信被他们发觉了。后来，因为信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件事也就没有闹大。发生这件事后，我们一家人就离开故乡去找父亲去了。

未曾想，这就是我走上艰难曲折的人生之路的开端。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夹在背着行李包袱背井离乡的人群中走过新义州——丹东间的铁路桥，那时我小小的心里虽也感到母亲挺可怜，但是因为要到父亲身边去，我高兴得抓着母亲的裙子，又蹦又跳。

再讲一件令人痛心的往事。当我们三人到达北京站时，父亲赶来接我们。他只雇了一辆人力车，叫我们娘儿仨坐上去。人力车跑起来，而他却远远地跟在后面。母亲频频回顾着父亲，揩着眼泪。那时，我头一次看到母亲流泪。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父亲没有钱雇两辆人力车，所以只雇了一辆。那时，我虽然年小，却也为此感到郁愤，而不是悲哀。

然而，我因为能呆在父亲的身边，感到无比的高兴和快乐。

父亲从开初就待我很严。我们带来的行李包里，有一本我用过的日语教科书。父亲看到它，严厉地责备道：“把这种东西带来干什么？”当场就把那本书撕毁丢进了灶坑里。我一直记着他那时严厉的神色。

大概从那时开始，我多少领会了父亲的意志，并立志要秉承他的旨意。

从那以后，我对父亲的尊敬心理支配了我全部成长过程。我认为，在这世上没有比父亲更高尚的人，父亲所走的反日爱国道路，正是我应该走的路，下决心一定走这条路，并鞭策自己为此做出努力。

要说我和父亲走的路有不同之点，那就是父亲在中国东北地区当了一个时期“华成义塾”塾长，后来又在关内一直参与“临时政府”，而我把原来的名字“宗昊”改为“德新”，经过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穿上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军服。

当时的“临时政府”并不是亡命政府，而只是亡命志士推进独立运动的机构。他们虽然从各方面做了努力，但只能是主观愿望，他们的实际处境不过是寄人篱下的“食客”。

他们的处境虽说是无可奈何的，但在我看来，实在令人可怜。所以，我想走不同于他们的，直接跟日本军拼搏的道路。我凭着血气方刚，象脱缰的马驹子一样东奔西闯。

我穿着人家的军服，随人家的指挥棒去尽爱国之意，但却自以为既没有别的出路，这也就是最有为的“爱国”行动，并以此为骄傲。

当迎接了八·一五光复时，我就象凯旋将军一样趾高气扬。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应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对时代

的感觉太迟钝了。

三·一运动以后，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民族的历史孕育着新的萌芽。

在我父亲当华成义塾塾长时，我曾听说名望很大的爱国志士金亨稷先生有一位出类拔萃的长子，但是，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年轻的人会成为民族的伟大领导者、代表新时代的伟人。

有一个时期，我在吉林文光中学读书，那时金日成同志在毓文中学读书，同时开展革命活动，文光中学也在他的影响之下。

后来我才知道，他从很早就受到同胞们的仰慕，爱国的青年学生纷纷从各个地方慕名奔到吉林来，他们当中，有去过苏联的，有来自朝鲜各地和间岛的，还有的是曾抱着幻想投奔独立军，后来因幻想破灭，找到他这里来的。也有的在 日本留学时读到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后，心怀极大的抱负而投奔来的。

他就是他们的中心人物，是他们的旗手。

他就是这样成了拯救我们民族的救星，终于打响了严惩日寇百万大军的正义的炮声。

然而，我这个人却没有听到新的历史萌动的霹雳声，历经苦难求得的便是人人家的军官学校，去穿人家的军服，走上了自以为相当的路，回顾起来，不能不说，是命运在和我做捉迷藏的游戏。

但是，问题在于，我根本没有感觉到这条路是和耻辱的陷阱相连的。

应吸取的另一个教训是，我为八·一五大事变所陶醉，对

自己将来的目标盲目乐观，以致不加深思，轻率行动。实际上，八·一五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世界史翻开了新的篇章。特别是，在祖国的北半部，往年的青年英雄金日成将军凯旋，开始实行新的政治。

我在1946年5月，也就是八·一五已过半年多的时候，才登陆釜山港，这段时间，本来是够用来对自己今后的行动方向深思熟虑的。

然而，我想到的是：曾在印缅战线同日本军作过浴血战斗，日本投降后到广东省解除了日本军的武装，这样对光复祖国做出了贡献，我就是这样飘飘然陷于自我陶醉。

自然，我的眼光只能看到包括父亲在内的“临时政府”大人们所在的南方，而且认为，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南方的生活，就象盲驴跟着铃声走一样，又象看赛马陷进骗局，饱受屈辱，做了被愚弄的对象。

说起来，我自己也不是没有抱负或野心的。我的想法是：要想方设法平步青云，提高过去独立运动者的权威，使他们在南方社会成为领导中枢。

但是，这完全是愚蠢的妄想，结果是使自己置身于浊流之中。

就这样，我最后成了城下败将，不得不亡命国外，而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平心静气地回顾自己的过去。

用一句话来说，我之所以在六十五年的漫长岁月里，象一个既没有帆，又没有篙的小舟，在茫茫大海上漂泊，原因在于自己的彷徨无定的民族主义和出于它的糊涂的祖国观。

糊涂的祖国观

祖国这个词是最动人心弦的。

据说，一位欧洲诗人曾说，祖国是“无条件的爱之最高价值”，这句话确实耐人寻味。

父母、兄弟、妻儿等亲人之间的爱，对故乡山川的爱，亲戚朋友之间的爱，人生活在这些美丽、纯洁的爱交织的环境中，并从中感受生活的意义和乐趣。

但是，这所有的爱汇合起来成为更高尚的爱的统一体，应该把它称为对祖国的爱。

祖国，顾名思义，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的自己的国度，是自己生长的、渗透着祖先的血和汗的地方，不只是民族的昨天和今天，连民族的明天的命运也都寄托于它的怀抱，所以它是最崇高、最伟大的。

人们常说，母亲般的祖国，祖国就是那样亲切而宝贵。

对祖国的爱是决不能以国土的大小、人口的多寡、资源的多少来衡量的。位于赤道的灼人的沙漠地带也好，四季冰雪覆盖的北极的冻土地带也好，波涛汹涌的大洋当中的孤岛也好，只要那是自己的祖国，就会感到无限宝贵。

对我们同胞来说，对祖国的爱是不同一般的。

这不只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山河格外秀丽，更重要的是因为在五千年悠久历史长河中，我们是以单一民族坚守了固有的正统性，并代代相传的。

美国是来自各方的“开拓者”杀戮和征服本土的土著民印

第安人后建立的，历史不长，也没有什么传统，那里只有多种民族忙于奔命的“合众国”的法律概念罢了。

但对我们来说，祖国就是祖先之地。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热忱的独立运动者吴东镇先生在狱中说过的话。

1927年，当他被日本帝国主义军警逮捕，监禁在义州监狱时，他的夫人带着儿子去探监。他却严肃地责备他们道：“祖国就是我的亲骨肉。除此之外，没有私亲。”

对他来说，祖国比妻儿更宝贵，祖国就是同胞。

吴东镇先生的儿子在日后不知怎样领会了他这句话。

上面也提到过，我在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影响是绝对的。我从父亲所经受的苦难中体会了被奴役的祖国的悲惨命运；我决心为光复祖国而献身，也是因秉承了父亲的意志的。

用一句话来说，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就是祖国的表象。我坚信：父亲所走的路就是为祖国献身的路。

到今天，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算错。如果我一直跟着父亲走，就不会犯下这么大的不孝之罪，也就不会在祖国面前犯下大罪。

1949年夏，我去美国留学，从那时我和父亲就永远分手了。实际上，我们父子俩很早就开始疏远了。

父亲同“临时政府”要员一道回国后，虽然身处岌岌不堪的南方社会，但不失作为民族主义独立运动者的气节，致力于坚守对祖国的忠义。

正因为如此，他反对旨在使国土两段的现实固定下来的南方的单独选举，还冒着美军政当局的迫害，同金九、金奎植先生一道去参加了北方召开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

代表联席会议，谒见了金日成主席。

那时，主席把我父亲邀到自己家里一起进餐，给他讲了抗日战争的日子里的一些事情，还听父亲谈南朝鲜的情况。后来，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一爆发，父亲就回到北方，重新投入主席的伟大怀抱。

重新被美国奴役，日寇统治时期的叛国分子及其儿孙得势的南方那种世道，是不能称为祖国的，父亲很早就看透了这一点，并且认识到卓绝的爱国者、民族英雄金日成将军领导的北方社会才是民族复生的真正的新祖国。

可是，我却因过久地在龌龊肮脏的南朝鲜，就象一头失去了母马的马驹子似地东奔西闯，以致弄得满身伤痕，不可救药。父亲对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该多么劳神伤情啊！

我永远不能忘记父亲在逝世的前几天所说的话：“德新在和一些坏小子们混在一起胡闹，可是总有一天他会悔过自新，改邪归正的。”那是父亲对儿子的殷切的期望和信赖之情，是父亲要使儿子投到真正的祖国的怀抱、金日成将军的怀抱的殷切心愿，同时，那是祖国的意志，可惜，我觉悟得太晚了。

我在美国过亡命生活时，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住在纽约联合国本部附近的一个同胞突然要咽气了，他留下了如下的遗嘱：“孩子们，原谅我这个爹，把你们留在了这异国他乡……把我的遗骸埋在朝鲜吧。”

后来，因为弄不清遗言里的朝鲜是指北朝鲜还是南朝鲜，儿女们不知如何是好。我细想起来，这决不是与己无关的问题。这正是国土被分割而招致的民族的悲剧的一个断面，同时，这也是由于祖国观暧昧、糊涂而引起的，真是令人啼笑皆非。